

建州私志

建州私志上卷

海濱野史初輯

建州古肅慎地即女直部落也在混同江中東瀕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北至奴兒罕其地有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山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為鴨綠江北為混同江混同在開原城北千五百里又有松花江在開原東北千里黑龍江在開原 二千五百里與混同皆南入松花江山川雄偉異宜有異人發祥金元偏據不足以當之也元於其地設諸府路領達達及女直人明洪武二十七年女直野人部寇遼東上命宋晟劉真討之時天下初定聲教未訖至永樂九年遣將駕艦至江上召集諸酋豪餌以官賞於是東旺佟答刺哈王肇州瑣勝奇四酋率衆降始設奴兒干都司以四酋為都指揮領衛所三百八十二皆令三歲一朝貢官

賞羈之又於開原城置馬市通交易稍給鹽米布使保塞各路皆有水陸城站自湯站東抵開原為建州毛隣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廬而建州最强建州毛隣本渤海氏遺裔善耕種織紡飲食衣服頗有華風建州尤善治生其左右二衛最無賴大抵東北諸裔建當要害居中與諸夸勢相聯絡為犄角而五嶺喜昌石門諸隘人騎不能成列彼中恃為咽喉永樂間開原降虜楊木答戶者率數百騎奔建州已而建酋李滿住欵塞內附駐牧蘇子河日強盛漸為邊患永樂末年邊計漸弛諸酋多叛去者一歲犯邊至九十七次殺死吏民十餘萬宣德初復招降諸夸遼東守臣請以建州老營地居之老營者中朝採取人漫松子地也名東建州

酌中志略載國

初有舊遼陽地疑即此

自是歲遣使入貢以爲常正統中也先猖獗附之入塞侵遼東西景泰中老酋多死中朝以先之亂諸夸乘亂侵掠于

是入貢時宴賞太減以故怨忿思叛成化二年建州人董山入寇遼東三年命武靖伯趙輔等率兵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廣寧輔曰山不可宥誅請誅山九月分兵三道進勦朝鮮亦遣將萬人遏其東歸擒斬山俘獲千人班師先是開原指揮某受海西人散赤哈珠玉豹皮赤哈上番書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勘之守臣招赤哈面折既又為開原守將周俊所愚美赤哈大怒會建州三衛女直欲報山仇藉海西之勢合兵犯邊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巡撫陳鉞思俟寇去始赴遼陽適近邊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入貢鉞欲掩罪皆收繫獄捶死也僧格屠其各寨乃叕捷聞夸益恨乃大入寨汪直叕往撫可邀功太監懷恩言宜遣大臣同往因命兵侍馬文升相機撫勦文升至追入責夸諭叕朝廷德意被屠之家各給牛酒布帛慰之直至虜已解散直怒誣奏文升言曩在鎮不與易農器故屢寇邊文升言所禁者鎗器非農器也不聽文升得罪時鉞附直倖進虛張邊警請出師命朱永為總兵鉞提督軍務十五年十月建州頭目六十人來貢直誣叕窺伺奏請拘之給就鴻臚演禮入門叕三校擒一就縛監禁在衛虜出不意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繫獻俘陞賞十二月建人叕復仇為詞深入遼陽殺男女皆支解之或碓舂火蒸叕雪怨邊將不敢與戰遼地騷然嘉靖二十四年兀良哈糾建人寇遼東自是叕後復套議起拖北多事女直諸部一二蠕動終嘉靖之世幸無沸膺隆慶五年中朝從王崇古之議封俺答為順義王至是始內屬十二月東虜寇遼東李成梁破之於卓山斬首五百八十級大創而去萬歷初張居仁在政地總兵李成梁任遼閩內外聲息相通邊臣效命虜入輒大創之諸夸懾服燕元年成梁築薊奠等六堡其地北界王

杲東隣兀堂忝夔陽二百里遼撫張學顏按視數十酋環跪願質子所在易鹽布學顏䟽請聽市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和夔陽寬奠並布屬海西王台主之屬建州者兀堂主之頗遵約束自俺答封後其屬_古能亦脩貢因貢為市交易不絕東自海治西至甘州延袤五千里無烟火近疆屯田墾治如內地歲省糧儲無竿初獨已土蠻連把亥援答例請封不許故驕倨耻言修貢事屢年入寇二年十一月復糾建州屬夸寇遼之清河王杲誘殺我裨將襄成祖等督府張學顏與成梁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有竒獲牛羊無筭是年杲糾虜復入曹籃擊之獲二十八級杲乃走素所善東夸長王台所開原兵備賀溱宣諭台台向忠順遂與其子虎兒罕執杲送境上檻車獻俘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二子並進都督僉事當時王台所轄東進盡灰扒兀刺等江南盡清河建州北盡逞仰二奴凡數千里內屬保寨甚盛八年建州兀 夔雲陽寬奠成梁逐之出寨二百里斬首七百五十級兀堂復犯林剛峪副總姚大節復敗之自後兀堂等遁伏建州稍稍弱矣前王台既誅王杲杲子阿台服之台叔王忠又戮祝孔革革子逞加奴仰加奴亦服台叻女妻仰卵翼之後二奴欺台老台子虎兒罕好殘殺二奴遂叛阿台亦怨台之縛其父叛附二奴因盡奪季勒諸寨其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遺把把大可五寨屬吉餘俱雲翔不受台制南閔勢蹙台竟憂死台孽子康古陸與虎兒罕爭鬪逞奴助之罕借兵黃台吉黃陽助之而陰收其部夸白虎赤等自益罕亦死二奴因數掠孤山鐵嶺成梁勒兵出寨大破之于曹子峪得一千三十九級十年上念台忠特賜諭祭給綵幣四表裏台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閔稱南閔二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閔開原孤

懸扼遼肩背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夸嘗謀窺中國而台介東西二
夸間扞蔽不得合中朝因聽其襲祖速黑忒右都督加龍虎將軍
秩耕牧三十年東陲晏然台歿南閔勢孤矣十一年王杲子阿台
糾虜入瀋陽城南混河成梁馳往虎皮驛阿台往縱掠混河口徐
引去成梁乃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寨直搗古勒寨寨在塞外百
餘里三面壁立濠塹深固成梁用火攻其中堅經兩晝夜射死阿
台別將秦得倚等前破阿海寨誅海海毛憐衛夸與台濟惡亦梟
虜也是役得級二千餘時二奴亦值冰堅入掠都御史李松密與
成梁計伏兵中固城松坐南樓上先期命叅將宿振武李寧等夾
四隅伏遣備禦霍九臯往諭約曰如虜聽撫則張幟按甲勿起聞
砲聲則鼓行而前至期二奴擁騎三千餘劄鎮北閔請賞以三百
騎詣圈門頗橫恣目白虎赤劍 砍九臯中臂九臯反擊一虜墮
馬于是砲發復起前斬二奴及白虎赤等逞奴子兀孫孛羅仰奴
子哈兒哈麻俱殲焉得級三百十一成梁聞砲亦至獲級千二百
五十二自是海西讐服阿台既死其子孫息肩數年而二奴遺孽
圖報仇連西虜侵掠部夸及王台孫歹 數人威遠靖安堡挾索
貢勅如二奴時矣十五年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叛奔逞加奴至是
乘虎兒罕死來歸妻其父妾温姐與猛骨孛羅歹商鼎立猛骨温
姐出也猛骨以母故亦助康攻歹商兵備 緘勒兵執温姐及康
已而釋温姐而猛骨為北閔誘脅從那酋夾攻歹商自焚其巢刦
温往十八寨去巡撫顧養謙奏革孛羅封爵成梁從威遠堡出塞
討叛夸多所殺傷二酋始奪氣倒戈乞哀釋不誅兵備成遜請并
釋古陸以存歹 因釋其罪使和歹 諸酋見釋康而又畏我因
重歹 遂諭康曰中國立歹 以王台囚汝以助北閔侵歹 也

汝亦台子終不忍殺歹 安危汝實任之康唯唯使刑牲以盟又
進卜寨那林孛羅使者諭之為均北閔勅盖自永樂來給海西屬
夷勅由都督至百户凡九百九十九道按勅驗馬入貢兩閔酋領
之二奴強則北閔多王台強則南閔多今無論強弱南閔五百北
閔四百九十九差縮其一存右南閔意已而康酋温姐相繼死成
遂遂令北閔之卜寨那林南閔之猛骨歹商歹相結釋恨歹商遂
與建州奴兒哈赤婚哈赤佟姓建州枝部也初叫場父塔失並從
李成梁征阿台死于陣成梁雛畜哈赤哈赤事成梁甚恭顧為人
忍詢多智幼時已有異志及長以祖父故予指揮職勢埒南閔後
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因與歹 争張海連兵不已至是約婚罷
兵哈赤以婚歹 入貢又以斬叛夷邱五功乞陞賞特進都督僉
事遂雄長諸夷矣嗣後北閔卜寨與南閔歹 仇終不解而哈赤
與那卜二酋構會卜酋殲歹 中朝謀勦不果而哈赤竟殪卜寨
以聞二十三年以保塞功陞龍虎將軍如王台時二十六年建州
進貢中朝陽宴寵勞之二十九年秋哈赤請補雙貢時建州日益
強漸有并海西意而北閔那林與南閔猛骨方酣于鬪猛酋不支
以子女質奴酋請兵那酋恐布飛語謂猛酋且執部夷以激怒奴
酋建人果信其言且心欲收漁人之利遂執猛酋置寨中盡掠其
資尋証猛酋私事射殺之中朝宣諭則願歸猛酋次子革把庫及
部夷百二十家又願以女妻猛酋長子吾兒忽答于明年三月受
室送歸至期建人于撫順閔外刑白馬誓撫忽答保寨那酋亦歸
原擄勅書六十道請補雙貢如故事而吾兒忽答名曰撫養仍羈
建川寨南閔不絕如線北閔那林白羊骨乃約婚西虜宰賽自託
建州益旁嚙朝鮮及黑龍江上諸夷三十一年給事宋一韓奏奴

酋漸有可慮遼東稅監高淮志甚輕夷恐邊釁一開其憂方大三
十三年春李成梁議徙寬奠新疆居民入內地并新疆為鷗脫于
是將鴉鶻關外鴨綠以西寬奠以東張其哈喇佃子等處地數百
里擲之建人巡撫趙揖實從臾之副將應祺爭之謂成梁曰憲廟
時韓斌為東協開陽明臺木闡嶺等屯堡復于清河地方設立城
堡置守禦官兵六百餘員又建鴉鶻關限奴出入去奴寨八九十
里地界稍寬夷夏之防比前愈密嘉靖十九何權為備禦武備漸
弛遂退地數十里山上立碑為界萬曆間公為總兵開闢寬奠大
奠長奠永奠新奠稍復舊境論功拜爵今王兀堂張其店哈喇泊
喇咧跪等處有軍人屯種成家樂業與內地無異一旦議徙必將
驚震居民况邊方土地尺寸是寶夷人無厭我退一步彼必進一
步揅情度理大有 便不聽應祺抑鬱而死其年冬鎮撫行文招
徠居民民安土重遷幾至激變如應祺言乃率軍丁數千裝塘驅
逐之隨焚其室廬毀其器用強壯之人大半逃入建州僅得老幼
孤貧六七萬人僉派遼鎮二十五衛安插事聞鎮撫以招徠叙功
時居政地者四明沈一貫也三十四年秋建人強勒清河葭佃復
爭入貢車駕語狂悖邊吏始倉皇請兵設防而朝鮮亦報警海夷
四波諸部各俱苦之一韓因以棄地陷虜効成梁時熊廷弼按遼
着令勘報廷弼據石碑全遼志題覆未結李竒珍亦有疏論之不
報盖扼于沈也三十六年三月海西建州二酋入貢奴酋混入猛
酋部領賞禮部驗得實時奴酋二年失貢矣主事葉世英言奴強
日熾鎮江寬奠之間逼近虜巢必先壯其聲勢乃能伐其狡謀戒
政尚書李化龍亦言遼尤危在旦夕皆因高淮擾民激亂以為奴
酋之資四月前屯軍變欲殺淮不果五月淮復差舍需索錦州軍

戶軍戶殺舍侍郎楊時喬立言有旨撤淮回京三十七年十一月
建州遣子莽骨大叭萬騎修建南関故塞已而闌入靖安堡聞那
林孛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已又勒騎往撫順関脅蟒段牛酒
又勾西虜宰賽煖兔等窺開原遼陽邊吏告急御史請急撫北関
收宰煖以折其謀三十九年冬建州請遵諭願減車價入貢及還
張其哈喇佃子棄地科議請 建州為外惧姑置侵地報可四十
年奴兒哈赤殺其弟速兒哈赤并其兵復侵兀喇諸酋四十一年
奴酋圖其婿卜台吉因率所部投北関金白二酋匿之而奴酋益
墾南関曠土圖窺并糾四酋宰煖二十四營盡甲馳清河間遼告
急徵薊兵五千往援而奴酋已好語謝都御史張濤謂撫安等區
耕牧日久請奉約新墾者概罷濤揣情形上書稱北関近開二釁
其一東酋求婚北酋老女北関堅拒不與會卜台吉來奔北酋即
許婚老女卜酋遜謝為別婚東酋乃忿叭匿逋壻為辭其一金台
失有女為兄那林孛羅收養嫁宰賽反日頃金酋故殺那酋妻即
宰賽之外母宰酋乘隙挾求老女贖罪老女矢以死守宰酋忿相
攻北酋怨奴酋賄結請釋二恨無養癰東建也時金白二酋來告
急別將曹文煥為潛盟給以火器奴酋計縻我兵北関乃可圖則
益遣子骨里塑不背漢耕牧無敢淫于異日願質子為信上書訟
北関匿壻狀濤以為然遣官往申諭奴酋遵諭以第七子巴卜海
為質巴卜海乃奴酋親子妾真竒生親巴卜太弟也聽朝議進止
其北関匿婿勅發完聚當永紓遼患時濤甚侈其功未幾奴度我
弛備即嚴兵圍燒金白十九寨我師援不時發總督薛三才乃疏
爭往遼失策棄南関不救一之為甚北関再折入奴東方憂滋大
時奴質子固在而已易志矣三才請募兵二千分屯開原諸堡叭

待其變御史瞿鳳翽疏稱奴意不在壻與女特借負匿兩端為北
閔罪似不必逢其不注意者強北閔以必從以天朝作外夷撮合
名污而體褻今宜急救開原以千人駐清河撫順直逼奴巢以壯
聲援報可奴酋聞之即撤兵詣撫順懇負婚自明無他意時北閔
為西虜剽掠部落苦飢投奴甚衆即金酋從兄亦往奴撫慰之給
牛種詭詐莫測我以火器助之守并貸以荳穀食鍋北閔始有固
志四十二年建人益勾西虜圖北閔而煖兔乘機挾老女北閔願
與煖兔子締婚當事諭姑留老女繫兩酋心奴酋狙詐每發兵以
圍獵為名志不在小而濤終吠風聞為妄謂北閔開原本覬東夷
葦貂東珠之利誘匿卜酋成騎虎勢奴酋富殖遼人先為所用我
奈何以疲兵匱餉為北閔守老女逋壻且北酋為我守二十里之
遼東奴為我守九百里之邊東奴心失又增遼陽九百里之邊患
是為無策御史董定策謂濤悞信虜款以質子為奴所輕聊以解
嘲耳已而奴復耕前罷墾地叅議孽國用力主軀逐會新撫郭光
復蒞任薊門援兵相望奴遂遵諭定界將六堡退還大書番字碑
陰自明年不敢復種部夷有盜鬻陽馬者建人戮之碑下吠示恭
敬四十三年北閔白酋叻老女婚煖兔子奴發兵爭之叻前求婚
不與也北閔危甚御史王雅量曰向救北閔恐籓籬一撤奴煖合
而遼不支今奴煖爭婚北閔依強援于煖我兵宜設防遼陽叻東
偵奴進止奴或不聽宣諭我督北閔約煖兔從南 入大兵從清
河撫順分道而東奴亡可待也未幾奴罷搆兵

董其昌曰建之圖北閔意在全遼也而借口于老女邊臣方幸
其為鷓蚌恬不知儆何其愚哉

錢謙益曰萬曆間閩中董侍郎崇相為吏部郎遼左全盛建人

方駕車入貢崇獨策其必叛每逢邊人相輒問遼事咨嗟太息
若不終日福清當國崇相遺書極論邊事謂建州之
五年奴酋有歹商德明之元昊也又言金人兩道代宋叀四月
舉汴今之災異不下宣政今之邊鎮只恃一遼一旦有事內虛
外弱首尾牽制何恃而不恐金再舉而宋虜者叀不聽李綱散
遣勤王諸將之故今可泄泄不早為之所乎承平日久頗叀崇
相言為不祥越六七年建人發難崇相之言若執左券天啓改
元遼陽陷袁自如以邵武令入計匹馬忬山海周視形勢七日
夜而返崇相邀過余邸舍共策邊事夜闌燈炮僮僕僵卧崇相
拍案擊節殘燈吐焰朔風烈烈射紙窻迄今二十三年勢日益
橫自如礫崇相歿而吾哀已甚不知何所終也癸未三月